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七回 眾義士大鬧勾欄院 徐鳴皋痛打鐵教頭

卻說那鐵教頭是個有勇無謀之輩，聽了黃三保之言，信以為真。到了來日，用過午飯，同了三保來到韋雲娘勾欄院中來。三保吩咐排開酒筵，款待鐵昂。師徒二人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只等周湘帆到來，要報昨日之仇。再說周家眾位英雄，個個磨拳擦掌。一到來日天明，各人梳洗已畢，湘帆吩咐蓮卿好生在家靜養，自己同了羅季芳、徐慶、徐鳴皋、楊小舫、狄洪道、包行恭、王能、李武、徐壽共十位弟兄，帶了兩個家人，一路來到興隆樓上。湘帆吩咐酒保擺上兩席佳餚，眾弟兄入席飲酒。這日天氣炎熱，汗出如雨，眾弟兄多不耐煩。鳴皋道：“常言夏不登樓，你看欄杆上，手都把不上去。”羅季芳道：“老二，何不移到下面廳上去罷？”周湘帆道：“還是樓上有些風吹。若到廳上，風息全無，更加氣悶。”楊小舫指著樓下道：“羅大哥，你看店門對面楊樹底下，倒十分爽快，風又好，日光又沒。”季芳走到沿窗一看，拍手道：“我們都是獸子，舍了這仙境所在，倒來火箱裏烘逼。”大叫：“酒保過來，把兩席酒餚搬到楊樹底下去！”鳴皋道：“你自只管搬去，我們就在此飲幾杯兒，不用你費心。”

湘帆吩咐酒保，把這一席搬到下面樹蔭底下。羅季芳扯著眾人道：“老二是怕風的，我們快去乘涼吃酒！”東扯西曳，拖了六七個，乃是楊小舫、包行恭、徐慶、徐壽、王能、李武，一同下樓，在楊樹下團團一桌。周家二個家人，也溜了下來。眾弟兄覺得涼快許多，大家高興，猜拳行令，吃得杯盤狼藉，不覺日已衡山。

眾人都有七八分酒意，徐慶道：“不知這廝因何不來，莫非已在裏頭？”湘帆的家人聽得，便去韋媽家門首張頭探腦。恰好韋媽開門出來，家人問道：“媽媽，昨日姓黃的來麼？”韋媽伸著二個指頭，向裏面指了一指，便關門進去。家人慌忙報知眾人。徐慶道：“諒來今日有二個人在裏面，那一個約來就是鐵昂了。”羅季芳道：“慶兄弟，我們何不進去，把他們扯下來打他一頓，省得老二動手。”徐慶道：“你休性急，且與四弟商議了進去。”季芳那裏肯聽，立起身就走。眾人恐他弄壞了事，一齊趕過來時，羅季芳早已一腳將門踢去，直奔到裏面去了。眾弟兄只得跟他進去。

那獸子也不知利害，竟一直趕到廳上。只見一席酒上坐著三人，朝外的一個黑大漢，上首裏一個紫臉漢子，下首陪著一個女子，旁邊站著一個婆子、二個丫頭。那婆子叫道：“阿呀，什麼人打進來了！”那女子見了，連忙同丫頭逃向裏邊去了。季芳不管好歹，直奔上來。那鐵昂看見一個長大黑漢，直搶過來，聲勢十分凶勇，只道必然利害，便飛起一腿，將一席酒菜，連臺連碗，向季芳直打過來。季芳見臺子飛來，將手一格，那桌子攆向一邊去了。只是那饌饌共酒，湯湯水水，淋得季芳一身，越發大怒，向鐵昂一拳打來。鐵昂將手格開拳頭，趁勢一掌打在季芳下頰之上，把個羅季芳好似稻草一般，向右首裏直攆出去。恰好右邊一個小小天井，兩面是牆，兩面是半窗，所以並無門戶的，平日傾倒湯水的所在，總共只有一席之地，下面都是淤泥。說也好笑，那獸子照准了這個裏頭，直攆下去，跌一個仰面朝天，好似元寶一般，跌得十足一天井，沒些空隙。

季芳雙手沒個用力之處，那裏掙得起來。

這裏眾人趕到裏邊，季芳恰好跌去。隨後王能大怒，搶過來照准三保一拳。不料鐵昂飛起一腿，把王能與季芳一般，說也真巧，也向著那小天井內跌將下去。季芳雙手向下撇著，要想跳起來，怎奈四五寸厚的爛淤泥，如何用力？正在沒法。忽見王能滴滴溜溜在牆角裏落下來，大叫：“不要來，這裏沒空！”那王能也是仰面一交，跌在季芳上面，一手撇去，恰在季芳頸邊，覺得滑膩膩的，連忙縮起來，恰巧把淤泥抹在季芳的胡子上。

季芳道：“你這小忘八，卻把這東西我吃！”說著便抓了一大把臭淤泥，向王能嘴上只一拷，道：“叫你上也上口。”

那王能正在張著口，要掙扎起來，不提防他這一拷，只拷得滿口淤泥，連忙吐時，那裏吐得干淨。思量把手指去搥時，自己兩手也是淤泥，不覺已咽下許多，其味難受，其臭難聞，心頭作惡起來，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嘔了出來。那羅季芳卻在下面大笑。王能大怒道：“我是無心的，你卻有意消遣我！”一陣惡心，腹中的酒菜又要竄出來。王能盛怒之下，也不管你師伯不師伯，便向季芳的面上吐去，吐得羅季芳滿頭滿臉，淋淋漓漓，都是還料酒饌。不知酒饌這件東西，吃下去的時候，果然五香扑鼻，到了吐出來時，都是奇臭難聞。那羅獸子也大怒，二人就在淤泥中打將起來。季芳雖然力大，卻是壓在下面的吃虧，所以倒被王能著實打了好幾下。

不說二人在那裏混打，再說眾弟兄同王能一擁而進的，我只因說了這邊，故而丟下了那邊。徐慶、小舫見這黑廝利害，把季芳、王能二個照面全無，如稻草般的丟將出去，便奮勇而上。背後包行恭、徐壽、李武一齊上。鐵昂奮勇，怎經得這五只猛虎，不比得方纔兩個獸子，都是拳若銅錘，臂如鋼條，手指似鐵鈞一般，直上直下，兩點般的進來。

鐵昂暗想道：“我上徒弟的當了。他說空上做工的鄉下人，卻怎的利害？看起來，個個都是定做的結實家伙。”

那徐壽學了數年本事，未經用過。俗語云：新出貓兒凶似虎。包行恭初次聚首，亦然要顯自己本領。那徐慶、小舫，都是老江湖，何等仔細。內中只有李武稍低，卻人生得乖覺，身子便利。所以鐵昂任你英雄，終難招架，早被他們打著了好幾下。要知這幾個人的拳頭，不是好受用的。幸虧他工夫好，身坯強壯，若換了別個，早已筋斷骨折。

只打得鐵教頭吼叫連連，大叫：“徒弟，好鄉下人！”黃三保明知今日壞事的了，不知周大這廝那裏去請來的五道七煞，個個這般利害。想道：“周大同那昨日打我的還未到來，倘然再加幾個，我二人性命難保！”便將背心與鐵昂背對背貼著，叫道：“師父，你在前，我在後，與你快些打出去罷！”師徒二人發開四條手臂，左勾右打，使動拳法，一路向外打來。

徐慶、小舫等倒也阻他們不住。一步步已到二門左近，正遇鳴皋同了湘帆、洪道進來。方纔眾人打進門來的時候，周府家人在外看了一會，只見裏邊打得煙霧騰騰，連忙趕到興隆樓上報信。鳴皋等聽得獸子已經進去，眾弟兄隨後齊上，便同了湘帆、洪道飛奔過來。只見鐵昂同黃三保背對背貼著，一路打將出來，恐他到了街上，被他走了，又恐別人看見，進城去報信，不當穩便。要想關門，門已打壞，那二門口，已擁擠住了。

見鐵昂兩條膀子，使得呼呼的風響，徐慶等阻他不住，知道這廝利害，便叫：“二位賢弟，緊守大門！”湘帆、洪道好似石獅子一般，又似兩扇肉門，守得鐵桶一般。鳴皋一個騰步，已到鐵昂面前，劈手就是一拳，正對他小腹上打來。那鐵昂原系打得只有招架，難以還手，只因要想逃命，所以努力向前，怎經得加上一個超超等的生力軍來。見他來得迅速，連忙將手向下面劈去。那知鳴皋拳法精通，早已收轉，卻起左手兩個指頭，向面門直取眼目，名為二龍搶珠。鐵昂叫聲：“且慢！”便把右臂向上一懸。不防背後這位高徒，已被包行恭一把拖進裏邊。徐壽見鐵昂後門大開，便向尾閥穴只一拳。鐵昂直撞出來，鳴皋隨手一把擒拿，抓住鐵昂的天頸骨上，向下直撇下去。鐵昂已打了半日，怎經得鳴皋的神力？被他撇到在地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